

今年春天杏花开得繁,花朵把枝条都压弯了。去年杏花开时下了一场大雪,杏花全打落,一颗杏子都没结。我们从杏树下来回走过,抬头朝树上看,树或许知道我们在看啥。没结杏子这年,树叶长得特别密,它的劲都用在长叶子上,层层叠叠的叶子像在故意遮掩什么,让我们总以为叶子后面藏着杏子。

书院有47棵老杏树,是来书院耕读的一个女大学生说的,她赶上杏子熟,挨个将每棵树的杏子尝了一遍。她告诉我每棵树的杏子味道都不一样,还指给我一棵树的杏子最甜,让我自己吃,别说给别人。

她走后我认真数了一遍杏树,从东北角那片高大的老杏树林,数到西边山坡的杏园,只有45棵。不知道她多数的那两棵杏树长在哪里。或许她把一棵杏树和它的影子数成了两棵。或许在这个长着榆树、白杨树、沙枣树、桃树的园子里,真有两棵我从没看见的杏树,隐在其它树木的影子里,我未看见它开花,也没尝过它结的果。

我也想把书院每棵树的杏子尝一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能只在杏花开时,沿山坡小路走过杏园。小路不会通到每棵树下。当年我带着工人用水泥砖铺小路时,只让路经过几棵

木垒书院的杏花

刘亮程

大杏树,靠栅栏那几棵杏树被路撒远了。它们因为缺水或别的原因长得半死不活。我也从没走过去摸摸它们的半枯树干。或许连它们的花香都没闻见过。我只是远远看它们开半树的花,我喜欢它们开着半树花朵的样子。我希望它们今年开左边的半树花,明年开右边的半树花。其实它们右边的半棵树已经枯死好多年。

每棵杏树的花都不一样,有粉红色花、红花、雪片一样的白花,花瓣颜色不同,散发的香味便不同,结的果实自然也不同。可我真的没有尝遍每棵树的杏子。每年杏子都落一地。无风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听见杏子熟落的声音。有时一两颗,有时一大片,寂寞地落。有风的夜晚杏子落得更多,杏子落地的声音掩埋在风声里,我听不见。

一年有朋友来书院熬杏酱,蹲树

下一会儿,拣一篮杏子。一锅一锅熬。熬成的金黄杏酱装满好多瓶子,给书院留一些,剩下的自己带走。第二年杏熟时邀她再来熬杏酱,说不来了,去年熬的够吃几年。我们刚到书院那年,见遍地熟落的杏子,便拣来晒杏干。我妈,我夫人,厨师,全上阵,拣来的杏子掰两瓣,放筛子上晾晒,晒干了装几大纸箱,送人带自己吃,几年过去了库房里还有半箱子杏干,生了虫。之后我们便对落地的杏子视而不见了。任鸟和老鼠去吃。杏子熟的时候,地里种的甜瓜西瓜西红柿都熟了,连苹果都泛红可以吃了。可能有一年我都忘了吃一颗杏子,更别说尝遍满园杏子。

我外出两天回来杏花全落了,院子里像下了一场雪,那些白色粉红色的花瓣铺满地,不忍去踩。苹果花盛开起来。从文学馆到孔子像,到菜地

边,一路花团拥簇。杏树先开花,花散了,后果结住再生叶。苹果树先生叶再开花,一前一后隔了10天。正是昨夜吹落杏花的风雨,吹开了苹果花。

说到风,去年留在菜地听风的一片玉米秆,上午被我割倒。该犁地种秧了。去年秋后我们把菜地的豆角秧、茄子辣椒秆都割了,剩一片玉米秆。我喜欢风刮过玉米秆的声音。冬天院子寂静,除了狗、鹅的叫声,还有我们一家人偶尔的说话声,剩下就是风声了。我能清晰辨认出风刮进院子的细微声音。风吹过西边山梁的厚厚积雪,雪粒冷硬的响声跌下坡来碰到稀疏的老杏树干上。落光叶子的树发出一堆一堆的枯冷声音。当风刮过苹果园旁那排高高的榆树,落到玉米地时,风声被扁长的玉米叶子撕碎成一片哗啦声,每片玉米叶都在留住风。我在熟悉的玉米叶子哗啦声里,走过院子,黄狗星星跟在后面,它能听到老鼠在厚雪中潜行觅食的声音,还有云朵在碧空侧身缓行的声音。杏花花谢的那个夜晚,千万朵花瓣落地的声音它都能听到。我回来时,一堆一堆的花香被风吹散。翻过山梁的微风里,是东边另一个村庄的苹果花香。我们院子的苹果花也一堆一堆地香起来。



▲版画《初夏》,作者梁业健。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路好,车比预计到得早。

龙河南岸,宽敞笔直的柏油路画出经纬,三层高的白墙灰瓦新砖房“落子成列”——眼前占地0.5平方公里的“棋盘”,是重庆市丰都县三建镇的新场镇。

这里,过去叫三建乡。7年前,我参加脱贫攻坚调研来过三建,当时就听当地人自嘲:“三建、三建,干啥子事情,三次才能成!”

可不是?老三建大桥,桥墩修一半,就被洪水冲了,反复三次才落成。犹记得,当时进乡的路坑坑洼洼,怕落石,沿途还搭着棚子。路两旁,除了龙河,便是大山,海拔从200多米陡升到上千米,贫瘠的“坡坡田”不时点缀山间。那会儿,三建乡名列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是“硬骨头里的硬骨头”。

那次调研,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当地“三建场镇”的故事——

第一座场镇,建于上世纪50年代,建在山沟沟,过境公路通不到,发展严重滞后;第二座场镇,上世纪90年代初,建到了龙河北岸,被山和水夹得狭长,居住局促,交通拥堵不说,后来才勘测出是地灾点!第三座场镇,当时正要平整土地,就建在河对岸……

外地人常说,雄安有三宝:芒子、灾灾、老菱角。但雄安人还有一句俗语:无鸭不成宴。节日相聚,如果宴席上没有一只香喷喷的卤制鸭子,总感觉缺少了什么。

而老邓,就是卤鸭的高手。老邓名为邓志庚,76岁,生于白洋淀渔村,祖祖辈辈以打野鸭、编芦苇为生,同时也私传了一门独传手艺:卤制鸭肉。

卤味是国人的喜好,所用香料比较常见的有八角、桂皮、甘草、小茴香、砂仁、香叶、丁香、甘草、草果、陈皮、紫云、桂枝、沉香、当归、枳壳等,而邓家卤味则不同,有着奇异的秘方。

秘方是什么,从不示人。虽然从不示人,却又闻名遐迩。其实,邓志庚早年毕业于保定教育学院中文系,是安新县有名的语文教师。退休后,他最大的兴趣在于地方文化研究,发表过上百篇文章。

卤鸭,虽是老邓自家绝技,却不曾炫耀。现在,年岁大了,只在过年过节时,从附近饲养厂购买一些本地鸭,在家里加工,薄利销售给登门求售的邻居朋友和熟识的商铺。至于

从那时起,三建的故事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谁承想,后来我调到重庆工作。这次来丰都县采访,我心心念念再回三建看看——

眼前所见,让我惊呼,这还是记忆中的三建吗?龙河南岸,39栋居民安置房,5栋政府、医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房,规划大气、宽敞明亮,据说已经投用3年……旧貌换新颜,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又回三建

姜峰

信步走上新场镇旁边的山包,竹笋产业基地里,当地的嬢嬢们正手拿尖头铜锅,一铲、一撮,鲜笋便拔了出来,被熟练地抛进身后的竹筐里。我好奇:“这地上,黄黄的铺着个啥?”嬢嬢们哈哈大笑,抓起厚厚的糠壳给我“科普”:废物利用,给竹笋保温保湿,能提前出笋,大大提高效益。嬢嬢们一天能挖五六百斤笋,按斤计费,多劳多得,这可比外出务工挣得多。

外地客户,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前些日子,我在雄安采访,听闻此事,便执意拜访。

在安新县城小西街,走过缠缠绕绕的巷道,走进了一座极普通的平房小院。小院没有门楼,没有招牌,没有装修,依然是20多年前的老建筑。

我们坐在老邓的书房里,品茶聊天。老邓说,祖辈以水上为生,自己从小也是一把好手。后来,考上大

位于长江北岸、江汉平原上的云梦县,因云梦古泽而得名。在云梦城关发掘出来的楚王城遗址,证明了这里是古代楚文化发祥地之一。这座浸润着楚韵秦风的千年古县,又因在县城西郊睡虎地出土了数千枚“云梦秦简”而闻名遐迩,不断吸引各地的博物、考古和旅游爱好者前来“打卡”,近距离感知历史,与远古对话。

云梦秦简,以睡虎地秦简最为出名。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用绳索分上、中、下三道编结串联,并编组成“册”,有约4万字。考古人员经过考证和分类整理发现,这些简牍涉及从战国末期到秦始皇在位时的历史长达100余年,内容包括秦朝律法制度、行政文书、编年纪事、为吏之道,以及医学、占卜、家书等。所有简文皆用秦隶书写,笔画清晰有力,字迹秀丽端正。

青铜饕餐、楚汉浪漫、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元意境、明清风气……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呈现出姿态各异的文化气象与内在神韵。云梦秦简上,同样也闪耀着中华文明和华夏之美永难磨灭的光芒。

比如,就简牍上所记载的来看,秦律已经形成完备体系,足以代表当时世界上极先进的律法制度,也佐证了中华民族曾以优越的法典文化长期滋润过东方世界。简牍上的光芒,足可照亮我们的文化自信。其中“置吏律”里明确规定:官员调任时,不准携带原官府佐吏;“传食律”中,还规定官吏出差应食宿从简,颇类似于今天的一些规定。

又如,“田律”中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夏月,毋敢夜草为灰”。这与我们今天的禁止乱砍滥伐山林等生态保护理念,可谓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还有一片“算术”竹简上的一道算术题,显示圆周率为3.2,说明在秦代,智慧的中国人已认识到了比3更为精确的圆周率。

云梦秦简中不仅有关于国家律法和一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书写,也有时代背景中个体叙事的“雨丝风片”。其中很具代表性的是4号墓出土的两片木牍,被认定为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牍家书,也是呈现当时社会状况和普通人家国情怀的珍贵文本。

“黑夫”和“惊”是身在秦楚交战前线的秦国士兵,也是兄弟俩。公元前223年,两人给家中兄长“衷”写信,以报平安。家书里简述了两人的出征情况,需要衣物,并嘱托妻儿照顾母亲。除了问候母亲,还问候了哥哥、新婚妻子甚至邻居等。文虽简约,但家书背后的故事线索,

普通人的家国情怀、生存勇气,以及人情恻恻的邻里之道,皆温暖可感。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古以来,哪一段家庭悲欢和个人经历,不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时代风雨休戚相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今天的人们,也不能从2000多年前一封普通家书的细枝末节里,听到一个激荡的时代真实的风雨声,辨认出那温暖、质朴的人间亲情?

当然,面对这些珍贵的秦简,不少人也会和我一样,心存几分疑问和好奇:本是秦简,何以会深埋在属于楚国的云梦境内?这些生成在2000多年前的竹简木牍,又为何能保存到今天而没有腐化成泥?

稍微了解了一点云梦的地理和历史后,你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早在春秋时期,云梦就是楚秦两国南北交融、相互往来的交通要地。战国时期,云梦成为楚王的狩猎区和楚国“别都”。公元前278年秦拔郢占领安陆(今云梦),云梦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在南方的重要根据地,先后两次南巡来此。云梦不仅吸引着南北两地大量商贸,还有不少沿着汉江南下、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南船北马,熙熙攘攘,铿锵盈耳的金玉之声,熠熠夺目的青铜与丝绸之光,无不见证了楚秦两国祖先勤劳、务实、智慧而又不失浪漫与进取的天性,自然也为后世留下了丰饶的楚秦文化遗存。知晓了这些历史背景,为何秦简埋在楚国境内墓葬里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考古界对地下文物的保藏条件,有个通俗的说法:“千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正是得益于古云梦泽一带地下水位较高、膏泥常年保持湿软的自然条件,再加上荆楚之地自古就有用青膏泥密封棺槨的习俗,所以不论是深埋在地下的竹简木牍,还是楚国墓葬里常见的木制漆器等陪葬器物,不管是浸泡在水里还是密封在膏泥中,皆与氧气隔绝,虽历经2000多年仍保存完好。

拂去一层层历史烟尘,用心守护和擦亮一件件文化瑰宝,今天的我们,脚踏实地的大地,仰望浩瀚的星空,继续踏上新的文明征程。



听同行的三建镇党委书记谢永超讲,当地的竹笋产业基地已经有7000多亩,去年务工收入就有小两百万元。

新场镇上,建起了6000立方米的冷库,早上新采的竹笋已摆成小山。口感老的笋根切下来,可以养牛;鲜嫩的笋尖,直发北京、上海等地的餐饮店。

如此美食,本地人怎能错过?龙河边,三建镇绿春坝村,村民们开起了农家乐。一到周末,每家每天要接待10多桌,不少是来自重庆主城区那些嘴馋乡村味道的人。还有花卉苗木园、采摘体验园——人来了,光有吃的可不行,还得有的看、有的玩。

民宿老板彭红娟就是丰都人。看好旅游发展的她辞掉了县城的工作,来到三建镇创业,把闲置的老宅子改造得别有韵味,如今一房难求。正跟她喝着茶、聊着天,县里的回头客打来电话:朋友们组了个团,数了数,要来19个人!忙里忙外的,彭红娟也不常回县城里住。她早已融入了这片村落,喜欢上这里氤氲着原生态的烟火气。

走出绿春坝,告别三建。村头,矗立着一棵遒劲的黄葛树,正值落叶期。一问,树龄超300年了。重庆的黄葛树很神奇,爱在初夏时节落叶,不到一周,嫩叶又会长满枝头。

药材配方,尽可能地还原鸭肉的本味。

邓家老卤,已经延传了100多年。停火停工时,老卤就存放在陶瓷盆里,置入冰箱冷冻;重新启用时,任其自然解冻,绝不加热催化,保证原汁原味。

正是因此,他家的卤货,产量极低。

我问,你不想多赚钱吗?

老邓想了想,又坚定地说,雄安正在建成,老城可以蜕变,但有些东西,要留下来,传下去!

他告诉我,他正在从文化、药理和科学上整理自家卤制的秘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最后将无偿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

谈话间,夜色布满了天空。

我们走出院来,只见刚才摆放的几十只煮熟的卤鸭早已不翼而飞——被顾客抢购一空。

虽然鸭子们全“飞”走了,但卤香味仍在,纷纷扬扬地在院里飘浮着、舞蹈着。

这特殊的醇香,不仅香了小院,香了四邻,也香了一条街,香了一座城。